

# 晨光週刊

第十二期

第四卷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出版

二十一年六月創刊

如何改造中國經濟？(二續)

——兼評馬寅初著中國經濟改造——

中日問題為什麼不可與意阿問題

相提並論？

悼新聞界大星戈公振

無名作家與中國文壇

自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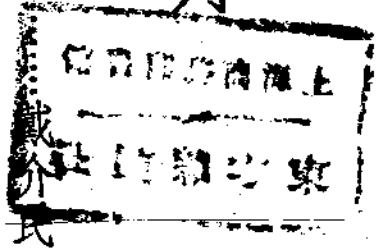
湖畔散弦

中人行

梁山伯廟遊記

上學

明月蘆花秋一船



董乃正

江菊林

韓秋萍

李希實

王林

麗絲

姜樹敏

黃佩琦

陳法元

晨光週刊社

社址 杭州官巷口新民路正中書局

電話 三七一

中華郵政特許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如何改造中國經濟？(二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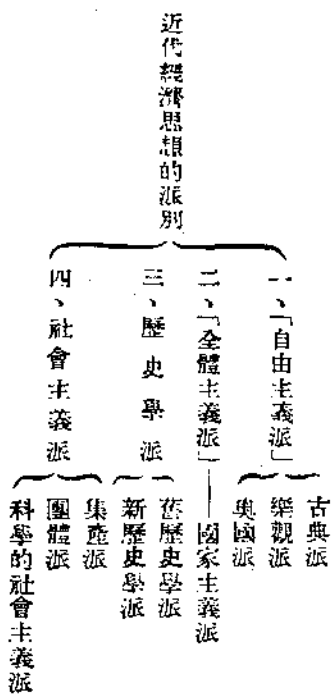
戴介民

——兼評馬寅初著中國經濟改造——

### 三

馬先生的意見，我們看過了，我覺得有很多地方須提出與他商榷的。

先來考察馬先生所講的經濟學說這點，我覺得不是問題的重心，故不願多說話。不過我以為要將現代經濟思想分派起來，實在最妥當的辦法，可分為二派，即一是資本主義派，凡是擁護或闡揚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機構及其法則的，都可屬於這派；另一是非資本主義派，凡是反對或揭發資本主義之罪惡的，都可屬於這一派。否則，單從經濟名詞來分別經濟學說的派別，則在馬先生可分為三大系統，而張素民先生又可用馬先生的名詞，把 Scott 所舉的派別歸納起來，則有下列各派：(註一)



這麼一來，我們就很難斷定那一種分法為對的了。其實，自由主義派、全體主義派及歷史學派，都是擁護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存在的，可包括於資本主義派之下。況我們從資本主義與經濟思想之發展史看來，可知經濟思想之發展，是基於資本主義之發展而來的。所以歷史學派實是自由主義派之發展，而國家主義派則實是歷史學派之發展。自由主義派是資本主義初期所發展之經濟思想，現在資本主義進到最後的階段了，那是必然的在政治思想上有所謂法西斯主義之勃興，在經濟思想上則有所謂國家主義派之興起。難怪連張素民先生也說：「自由主義派，是一個衰落，極不重要的派別。」(註二)可知不僅馬先生的經濟思想的分派，有可商榷的，就連張素民先生批評馬先生的分派，亦有可商榷的。

其次，馬先生雖開頭說本書重全體主義，但於最後之一章上，先說：自由貿易主義應有最後之勝利。於是馬先生在那裏歌誦自由貿易了：「蓋如實行自由貿易，則有無可以相通，盈虧可以相濟，何至如今日一面物品太多，棄如敝屣，一面物品太少，感受飢荒哉。」馬先生忘記了資本主義社會裏有這些奇特現象：資本家為要提高生產品的價格，不管社會上充滿着飢餓的人們，他儘願把成千成萬的

小麥糠皮丟在大海中；不管農民的利害關係，儘願把已種植的成千成萬的棉田任其荒棄了。這些都有事實可證明的。所以資本主義社會裏發生物品太多，並不是沒有人肯消費，實因大家窮人沒有貨幣可購買牠。次說：本書之主張不悖於自由貿易主義，可知馬先生雖是主張全體主義；其實，他對於全體主義很是動搖的；不過，張素民先生較客氣的說：『可見馬先生的全體主義，也不過是過渡政策。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乃是馬先生的最後目標。』（註三）中國目前是否需要全體主義，是另一問題。然如馬先生的『前門拒虎，後門引狼』的主張，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難怪章乃器先生對於中國目前經濟思想界，是很沉痛地說道：『我覺得很痛心的，經院學派到了德國，就能夠演變而為歷史學派，法國在歷史學派的保護政策之下，才發展出以後的高度的工業化。而它到了中國，却會變成忘記了民族的殖民地自由思想。』（註四）自然，我要聲明：章先生的話是對中國一般的經院學派說的。不過，馬先生既一面想把斯班的全體主義搬到中國來（有無演變過，是另一問題），而同時又戀戀不捨自由主義，不僅在馬先生的思想體系上包含着極顯著的矛盾，自然很可能的『却會變成忘記了民族的殖民地自由思想！』馬先生固然為我國目前學術界所敬佩的一人，可是他包含着這種矛盾的觀念，未免是使我們大失所望的地方！

其次，來考察馬先生對於改造中國經濟的實際方法部分。這點，我覺得要說的話未免太多了，在這篇短文裏，自然不容許我多說話的；所以我只能在總的問題方面提出意見來討論一下。

第一、大概馬先生因受着自由主義的思想所矇蔽，對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與中國經濟的關聯，就不肯作進一步的觀察。難怪他在該書的自序上就說：『現在世界各國之不景氣，其嚴重性，卻與中國之經濟衰落相等。但二者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也。歐美所謂不景氣，乃因生產過剩而引起之產業停滯，物價跌落，利潤消滅，資家因虧折堪憂，不得不收旗息鼓，於是工廠關閉，工人失業，社會陷於飢餓不安之狀態。若夫中國根本上無生產過剩問題之發生，一個饑寒交迫之國家，何從談到過剩。所以中國之經濟衰落，不能視為世界經濟恐慌之一部份。故在歐美各國，祇須使貨物流通，便可恢復繁榮。而在我國，必如何使都市資金流入內地，如何復興農村，如何發展工業，如何統制經濟，使中國在國際上得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後方可與歐美談貨物之流通；不然，永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無復自拔之一日矣。』我們太失望了，以專門研究中國經濟自命的馬先生，竟然會說：『中國根本上無生產過剩』，『中國經濟之衰落，不能視為世界經濟恐慌之一部份。』第一、大概馬先生以為生產過剩，從生產數量與人民之實際

需要數量比較而言的，亦即是指絕對的生產過剩而言的。如果照這樣說來，歐美諸國目前人民必需品的生產，有許多不一定是生產過剩的現象了。到了大家有好飯吃好衣穿，而社會裏還推積有許多貨品，這才是可說爲絕對的生產過剩。歐美各國是否有這種現象呢？馬先生忘記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生產過剩，原是由牠的內在矛盾——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之展開而來的。資本家生產商品的目的，並非是全爲人類消費，而實是爲獲得利潤。所以到社會大眾的購買力極度低下時，即令生產數量低下，而生產過剩的現象亦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生產過剩，普通是生產的相對過剩。從目前各國生產指數較戰前低下來說，我想馬先生決不會否認這種事實問題的。第二、馬先生大概忘記了現代中國早已是世界的中國了；所以中國的勞苦大眾也早已是國際帝國主義者的勞苦大眾了。他們對於國際帝國主義者所擔負的任務，是雙重的，一方是他們所需要的原料品之生產者，他方是他們的生產品之消費者。中國農民目前所生產的茶、桐油、蠶繭等，豈不是大部份的爲帝國主義者的需要而生產的嗎？所以到了帝國主義者對於這種生產物的需要減少，或受其他各國關於這類生產物在市場傾銷的影響，中國的茶、桐油、蠶繭等的生產，那會立即呈有生產過剩的現象。中國這幾年來因絲繭、茶輸出的減少，致使國內種茶面積的減少和江浙一帶

的人民把桑樹斫掉了而改種其他農作物，這豈不是表現近年來中國茶和蠶繭的生產有過剩的現象嗎？中國大眾人民數十年來在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重重剝削之下，不僅談不到有擴大再生產的力量，甚至連再生產的力量都減低了。從人民離村之日益增加，國內荒地面積之逐年加多和農業生產物之減低，足以證明中國農民的再生產的力量是減低了。這種現象的結果，一面則表現出大眾購買力之極度的低下，另一面則表現出恐慌同災荒的交織，是成爲中國農業危機所呈現的特殊現象。從民國二十一年起，中國對外輸出品之激減，還可以說由於銀價的提高和各國的關稅壁壘的緣故，然而輸入品方面呢？不管列強對華傾銷猶未停止，這種傾銷雖絲毫未曾遭遇中國關稅政策的任何障礙，亦是呈激減之勢。這種現象，唯有殖民地的自由主義者肯曲解爲因中國民族資本產業之大進步，否則，我們當然只能拿中國民衆購買力的低落之達到極限的程度來說明之。本來恐慌同災荒是兩件極端相反的東西：災荒的現象是生產不足，恐慌的現象是生產過剩。在馬先生的意思，照理，在中國應只有災荒而不會有恐慌的。馬先生忘記了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其實，馬先生何嘗不承認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不過，他忘記這個半殖民地的中國老早成爲世界的中國了。）處在這瀾漫全球的農業恐慌的浪潮之中，牠的所有提防早被各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所摧毀。故

資本主義各國的農業恐慌的轉嫁，當然要使經濟衰落的中  
國也會發生生產過剩這種虛浮的假態，再加以農民不斷的  
破產和都市工人失業的湧起，大眾的購買力愈低落至低無  
可低的境地；於是形成一方有「飢民載道」，「餓殍盈野」  
的現象，而他方則有「豐收成災」，「穀賤傷農」的呼聲，  
這種矛盾，就是表現中國農業危機的特質，那是恐慌與災  
荒竟能同時存在，而且起着交流作用，亦即是表現中國經  
濟恐慌實是生存而且發展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之中  
。我們再從其他方面來說，亦足證明馬先生的話是錯誤的  
。中國民族工業的天之驕子是棉織工業，但是牠的生產量  
，確是尚不足全國人民的需要的。照理，中國民族的棉織  
工業，決不會發生因生產過剩（注意，這裏所說的生產過  
剩，是指相對的生產過剩。）而發生恐慌現象的。可是事  
實究屬怎樣？到底還有事實可足證明的，毋須我們強辯了  
。我想：馬先生一定亦說，中國民族棉織工業危機的展開  
，完全受着英日棉織工業的傾銷和壓迫而來的。當然誰也  
不能反對這句話。不過，我們可由這句話正足以證明中國  
老早是世界上的中國了。所以當資本主義各國發生因生產過  
剩而發生經濟恐慌時，必然地要將其所過剩的生產品盡量  
的向無堤防的殖民地傾銷，即必然地要向中國傾銷了（因  
為中國是次殖民地啊！）。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傾銷政策之  
下，自然中國民族工業的生產也會發生生產的相對的過剩

吧。中國棉業統制委員會為什麼要組織合興公司收買上海  
交易所中之存紗呢？還是因為有利可圖呢？還是因謀減少  
上海的存紗呢？如果說是為謀減少上海的存紗而穩定紗價  
，則豈不是證明中國的棉紗業會發生過相對的生產過剩的  
現象麼？所以在中國目前的現象是：因中國經濟的恐慌原  
是存在而且發展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之中，不管其大  
衆的飢寒達到如何程度，可是災荒與恐慌的交織，實成爲  
中國經濟危機之主要的特質了。

第二、馬先生雖承認中國是居於次殖民地地位，但忘  
著中國老早是在各資本主義國的中國了，所以他對於中國經  
濟的改造主張，首先是顛倒了本末了。他認爲要將中國離  
開次殖民地之地位，便須首先使中國的經濟在國際上得與  
歐美並駕齊驅。他這種主張，分明是與殖民地自由主義者  
，主張先建設民族資本，然後才能反對帝國主義，可以說  
是同出一轍的。難怪他在自序上說：「本書主張先使國內  
經濟充實，增加抵抗力量（守勢），而後再設法推銷各種工  
業製造品於海外（攻勢），不讓歐美各國獨美於前也。但以  
目前經濟情形而言，既遭外力摧殘，又無自衛能力，前途  
危險，至爲可慮，不得不在此風雨飄搖局勢之下，覓得一  
對策也」。馬先生全書所講的辦法，當然就是他自己所謂  
的「對策」。可惜馬先生因顛倒了前提問題，不僅他對於  
中國目前種種問題見解，往往是隱蔽了事實的內容，且他

所「苦心孤詣」的種種「對策」，反是往往要給予帝國主義者造利益的。

馬先生不僅主張國家統制經濟，且認為中國要實行統制經濟，則較他國容易得多。他的理由已詳述於上面。惟從他所舉的理由看來，我們有二點可注意的：卽一是馬先生所主張的統制經濟，都是對內着手的，亦卽是所謂的「守勢」；第二他認為中國若實行統制經濟，或者能獲得外國的贊成而扶掖之。所以馬先生在討論統制經濟時，竭力主張制止勞資糾紛和民族資本獨占，先來謀報在華的外國資本家之恩德。因為對於勞資糾紛加以制止，就可使中國民族資本家有時不免要接受不利於資方的法令，而外國資本家却只須接受有利於資方的法令，這無異是使外國資本家可以打倒中國民族資本的一無上的法寶。其次，他主張限制民族資本的獨佔，無異是在使有治外法權保護的外人在華產業，可以不受中國法令的拘束，而安然的獲得獨佔。可知馬先生的「苦心孤詣」，反變成爲在華外國資本家的「苦心孤詣」了。問題是很顯然的，中國要實行統制經濟，就必須將其陣地建築在防止外貨傾銷和防止外廠壓迫的基礎上面。試問目前在重重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的中國，是能否建立這種陣地呢？我並不是反對統制經濟，而認為中國要實行統制經濟，就不能不定立下來一個前提——要在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之後，才可能實行一個有效

的統制經濟。可是馬先生偏偏顛倒了前提，反認為實行統制，先建設民族資本，然後才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馬先生不但對於統制經濟的主張是如此的，對於任何方面的改造主張都是如此的；不過我在這裏僅舉出這個問題作個例子，來證明他對於改造中國經濟的主張，是首先顛倒了前提的。

自然，馬先生有這種錯誤的見解，是由於隱蔽或錯解事實的內容而來的。他既忘記了中國，老早是世界的中國了，所以他在該書中對於隱蔽事實的見解，隨處可以找到。現舉最大錯誤的一點於下：

馬先生在第十章吾國之新式金融業的結論上說：「總觀上述各點，可知外國銀行在華壟斷力量，已大不如從前，推原其故，不由於我國法律之取締，不由於不平等條約之取消，不由於法權之收回，乃由於中國明達之事業家，深知新事業之有利，含辛茹苦，積極經營，於不知不覺中，挽回利權不少，不平等現象，無形消滅不少。外行雖根深蒂固如匯豐銀行者，其鈔票流通於市面者，已不經見，中國、交通、中央各銀行鈔票勢力雄厚，已足以起而代之矣，是豈空口呼號之所能致乎？國人其亦可以悟而興焉。」依馬先生的意思，可知我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責任，都是在事業家之肩；只要他們肯「含辛茹苦，積極經營」，不平等條約就可無形消滅了。但馬先生沒有回想一下，日

本帝國主義爲什麼要軍事佔領我國東北四省呢？列強爲什麼不取消領事裁判權呢？還有，馬先生應該急速去勸告我國麪粉大王榮宗敬先生，請他不要灰心，再繼續「含辛茹苦」，不僅他的事業可有希望，且平等現象將來賴他亦可以無形消滅不少。馬先生忘記了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已經吃了不少的殖民地自由主義者的虧了，可是他還是不約而同的高唱與殖民自由主義者同樣的論調，這使我對於以全體主義爲自命的馬先生，其思想正前後有這樣的矛盾，確是很難理解的了。理論不說，退而論事實問題，試問外國銀行在華壟斷力量，真的已不如從前嗎？匯豐銀行的鈔票在市面流通已經減少，這就能算是外國銀行在華壟斷力量已經減少嗎？馬先生未免太武斷了。馬先生沒有看：現在的上海，由於財政、金融和貿易集中的結果，已形成爲中國的「太上首都」了。可是主宰這太上首都的並不是中國民族資本家，却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爲要控制整個的中國經濟，須首先控制整個的中國金融；爲要控制整個的中國金融，使農村現金很快的集中各地城市，小都會的現金復很快地集中到國內最主要的幾個「條約口岸」，尤其集中到所謂中國最大商埠的上海。現在上海的存銀要占全國的約百分之七十以上了，所以上海就成爲中國的「太上首都」；帝國主義者主宰了這太上首都，實等於牠的巨爪已捏住中國金融的喉管了。難怪上海在平時已經變成爲中國民族

的贅疣，在戰時尤其要爲民族之累。這除了更足以證明外國銀行在華的壟斷力量日益擴大外，還有什麼呢？可是馬先生偏偏要避重就輕地單看中國的銀行業務之發展，就大聲地說外國銀行的壟斷力量已減少了，而不曉得整個中國的金融權，已完全在帝國主義者的巨爪控制之下了。

第三、目前國內一般學者對於建設中國經濟的主張有兩派，卽一是「以工立國」，另一是「以農立國」，而馬先生可以說是這兩派的折衷派；他說：「且重農亦必須重工，否則農產品在工業上之需要，不能增加；而重工亦必須重農，否則工業品在農村中之銷路不能推廣。故農與工二者相依爲命，不可偏重。」所以馬先生在改善中國國際貿易之方策上，提倡爲農業副業之小工業。他忘記了在現代的世界，倘是不能發展重工業，便不能建立現代的國防，不能建立現代的國防，試問安能立國？中國農民固然不能再呻吟在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的剝削之下，不能再容忍苛捐雜稅的重重的負擔，但在因重工業不發展而交通事業不發達和國防不能鞏固的前提條件之下，他們始終只有受着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罷了。馬先生忘記了歷史的發展，主張工農並重，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比較注重農學說者進步許多了，實則是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罷了。因爲如果依照馬先生的意見，則中國一定始終逗留在歧路上：工要重的，農亦要重的，結果，不曉得怎樣辦法才能可以不偏於

的贅疣，在戰時尤其要爲民族之累。這除了更足以證明外國銀行在華的壟斷力量日益擴大外，還有什麼呢？可是馬先生偏偏要避重就輕地單看中國的銀行業務之發展，就大聲地說外國銀行的壟斷力量已減少了，而不曉得整個中國的金融權，已完全在帝國主義者的巨爪控制之下了。

工或不偏於農呢？如果要想建設中國經濟，試問客觀的條件還應許我們走着馬先生所主張的路線——工業並重嗎？

馬先生既看不清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聯，又顛倒了改造中國經濟的前提，再而逗留於工農並重的路線上，

### 中日問題爲什麼不可與意阿問題相提並論？

董乃正

(未完)

十月二十三日，英國下議院辯論國際時局，不管部閣員艾登發表演說，謂意阿爭端未可與中日爭端相提並論，他的理由是：(1)國聯並未指定日本爲侵略國；(2)當時中日雙方自始至終均未從事正式戰爭，中國既未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又未召回駐日公使，並未申請國聯會援引盟約第十六條以制日本，因而國聯會從未有對日制裁一項問題發生；(3)當時有二大國，即美國與蘇俄，同在太平洋上居重要地位，又皆非國聯會員國，似此情形，雖欲對於日本採取集體行動，其主要條件亦未具備。艾登從法理上與實際上分析中日問題與意阿問題之不可相提並論，可謂至爲詳盡，英外相霍爾在兩日曾說過這麼一句話：「余與艾登，唯一不同之點，即余發言滯鈍，不足動人，而艾登則發言有精彩是已」。我們讀了艾登這一段演說，也覺得艾登確不愧爲一個雄辯的「少年外交家」。

所以不管他是贊成或反對殖民地的自由主義和殖民地的重農學說，可是這種阻礙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思想，無論如何他是重重地染着色彩了。因而，我們在敬佩馬先生之下，不免又要帶來大大的失望了！

以挽救其國內的經濟危機；日本之侵略中國，牠的目的，又何嘗不是這樣？意大利利用飛機大炮轟炸阿國的城市，用達姆彈去殺戮阿國的人民；日本對於中國的進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從這兩點看來，則日本的行動和意大利的行動，其爲侵略，完全是一樣的。——如果硬要加以區別的話，那只好說：意國之侵阿，爲文明的白種人向野蠻的黑種人「宣揚文明」，日本之侵華，爲黃種人向黃種人「宣傳王道」罷了。但是國聯以前對於日本的行動，始終持着寬容袒護的態度，而今日對於意大利的行動，則急急乎要施以制裁，對於同一性質的事件，前後所取的態度，判若兩人，無怪英下院議員要提出「在中日爭議中，國聯毫無舉動，而在意阿衝突中，則獨形活動」的質問。可是，聰明的艾登，他的答復竟把這兩個問題的相同性輕輕地撇開去，却說：「意阿爭端不可與中日爭端相提並論，緣國聯會並未指定日本爲侵略國故也」。夫侵略的行爲是鐵一般的事實，本不待國聯之指定而後定；同樣地，凡有侵略



行爲的國家，即爲侵略國，亦無待國聯之指定而後定。國聯過去不指定日本爲侵略國，這是國聯縱容強者侵略弱者的表示，乃屬國聯本身的錯誤，於日本行動的性質無關。換句話說：日本的行爲如果不是以侵犯他國利益爲目的，則其行爲並非侵略，國聯縱欲指定其爲侵略國，亦不成立；反過來說，如果日本的行動是含有侵略性質的，則國聯雖欲包庇，亦不可能。艾登以國聯未指定日本爲侵略國爲理由，證明中日問題與意阿問題之不同，以反駁質問者，誠可謂狡辯之至！

艾登的第二個理由是：「當時中日雙方自始至終均未從事正式戰爭，中國既未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又未召回駐日公使，並未申請國聯援引盟約第十六條以制日本，因而國聯會從未有對日制裁問題發生」。但是艾登爲甚麼不想：中國未與日本從事正式戰爭，乃是中國擁護世界和平的誠意，而且是接受國聯的勸告。當日本以飛機大炮向瀋陽錦州等地施行轟炸時，國聯行政院不是再三勸告中日雙方「停止事態之擴大」嗎？中國爲國聯會員國，本其竭誠擁護國聯之誠心，不願破壞神聖盟約與世界和平，故自始至終採取容忍的態度，未與日軍作正式戰爭，自然也不必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也不必召回駐日公使；中國始終希望國聯能夠制止日本的侵略行爲，希望中日問題能夠得到和平解決。今艾登之意以爲「中國此種態度，容或可異」

，從而證明日本的行爲與意大利的行爲不同，不啻爲賊張胆。至於中國並未申請國聯援引盟約第十六條以制日本，固爲中國之失策，然當時國聯處處爲日本撐腰，中國的呼籲，很難得國聯接受，當時中國即便向國聯提出這樣的要

求，試問國聯曾接受嗎？艾登把這點理由來證明中日問題有異於意阿問題，未免是移罪於人吧！

他的第三點理由是：美國與蘇俄同在太平洋上居重要地位，又皆非國聯會員國，故並未具有對於日本採取集體行動的條件。但是我們也要請問，當時國聯爲甚麼不作積極的活動，連絡美國與蘇俄，請求他們參加集體行動呢？這次國聯對意施行制裁，美國不是也表示贊成嗎？美國在非洲並沒有特殊利益，居然願意這樣贊助國聯，則在太平洋既居重要地位，且有切身關係，又何至不願參加對日制裁呢？蘇俄最近不是主張擴大制裁範圍嗎？如果當時國聯確有制裁日本的決心，蘇俄是不至不參加的。但實際上，當時國聯在英國的把持之下，英國以其在遠東利益未受嚴重的威脅，且以反俄反美之故，不惜討好日本，袒護日本，故國聯對於中日問題迄無正常的解決方法。今國聯對於意大利施以制裁，顯然是由於英國恐其在非洲的利益，尤其是地中海的新權有被奪之虞，不禁怒髮衝冠，挾國聯以制意。然則國聯對於中日問題與意阿問題，其所取態度之不同，乃由於英國之把持操縱。艾登根據這種情形來斷定

中日問題與滿洲問題不可相提並論，實更暴露其祖日之心理！

總之，艾登的演詞，從表面上看來，誠不失為一篇精

### 悼新聞界大星戈公振

上海記者座談會請了顧執中先生來報告他兩年來歐遊考察新聞事業的進展和感想後，即當場發言，下次設法請戈公振先生來演講。結果，兩天後，此事沒成，而戈氏竟噩耗傳來了。這會叫人不能相信，自俄國歸來，正在醞釀得起勁的戈先生，也沒上一週便逝世了，該是新聞界同聲一哭的。

我對於戈氏並不熟稔，但是在此我會由戈氏而想到去世未半月的一樣是致力於新聞事業的謝福生先生。謝氏怕也儘有許多熟悉，他的才能是超人的。但是他的人格，道德，治事精神，怕並不能蓋棺論定他是怎樣完美，他是一個浪漫主義的作家，他是一個染有商人氣味的翻譯員。戈氏是不曾受到這樣的評論的，知道他的人，都能知道他一生是盡瘁於新聞事業，為國家，為民族的；要是以新聞事業作幌子，而當作爬上政治舞頭的橋樑的話，他何早已騰達了，不致有死後蕭條的今天。而他的治事精神，辦時報十五年的毅力，克盡厥職，又是我人所能及。為著「中國報學史」一書，他耗費了好多年的時間，日日埋頭於

彩動人的演詞，但實際上，除了暴露國聯對於中日問題的無能，與表現英帝國主義的親日心理之外，一點價值也沒有的。

### 江菊林

徐家匯某神父圖書館，仔細搜集，研究，推敲，其用功勞力之精神，更為我們欽佩的。真的，他是純粹一個致力於新聞事業的學者，沒有傲慢的態度，沒有不可一世的氣概，為「新聞而新聞」在刻苦地努力。第一次出國時，在民十六年一月，考察歐美日本新聞事業，出席國際會議，并出席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新聞專家會議。在國外，他是為我國新聞事業多所宣傳的。第二次出國在二十一年隨國聯調查團赴歐，并出席在西班牙開的國際報界會議，繞道俄國歸來。這也正如戈氏臨死時說：兩次出國，滿載而歸，終未得用，這原是多麼遺憾的事。在他個人，固然是遺留下一羣孤苦的孩子，而在新聞界的損失，實更為重大呢？！一顆大星，脫離了新聞界的象限了。對於戈氏的生平，固然為今後致力於新聞事業的人應以警惕，敬仰，而對戈氏遺著的整理，兒童的撫卹，這實祈於戈氏治喪處以全力為死者盡職！

在悼念戈公振氏時，容我們祈求着學着戈氏的生前的精神，而為新聞界放一異彩的志士來吧！

一九三五，十一月五日上海

### 無名作家與中國文壇

韓秋萍

在中國，一個無名作家的作品要想刊在一個較大的刊物上去時，那真要比登天還難。

我們知道：一篇文章的好壞，並不以作家的有名無名而定。好壞，還是在作品的本身，一個有名作家，因了創作的次數多，經驗足，寫出來的東西自較穩健；但無名作家，他們是深知自己所處的地位，粗製濫作的東西，決不會有發表的可能，因而，在從事創作的時候，總是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認真，以全身心的力量灌注在自著的那篇作品裏的，如是，我想在無名作家的羣裏，可以看看的作品，未必就真的不一定找不到。但你看吧，若干較大的刊物上仍是不刊你無名作家的作品。

好像是英國的蕭伯納曾經說過：「不朽的文章都產生在作家的初期作品裏。」初期作品，就是成名以前的作品，也就是說未曾到真正的成名時候的作品。這作家的成名，也憑了這作品而成名。這話假如對，那我們更足證明無名作家的作品裏是有着不朽的傑作。揆棄無名作家的作品，是一件極端不應該的事情，揆棄無名作家的作品，是一件毀滅文壇殺戮文學天才的生長的罪惡。但在中國的幾個較大的刊物的編者們，並沒有想到這一層，他們只抱着「無名不登」的宗旨，而只叫幾個與自己有關的所謂老

作家們長期的包辦着。由此，無名作家便永遠是無名作家，不朽的傑作也就只能讓無名作家們自己在鏗賞着了。

關心中國文學的人會幾次的憂慮地說：「中國從事文學的人爲甚麼這樣少呢？五四以來，快要廿年了，到現在還不會產生出一部可以看看的書，真是怪事。」到現在還不會產生出一部可以看看的書，倒是事實，中國從事文學的人爲甚麼這樣少，却是錯誤，過去我們不講，就只講近年來，想以文學終其身的青年，全國何祇萬計，他們起初都是雄心勃勃，豪志萬丈，都想憑自己的力量，在文壇上建樹一點什麼，但到開始嘗試，都意外地給他們一個苦悶的打擊，文章任你寫，却總沒有給你發表的機會，於是漸漸的灰心與喪氣逼着他們離開了文學的陣地而從事別種與自己的志趣相反的事業去了，這樣，你又那能說從事中國文學的人是真的少？

「無名作家給埋沒着不使出頭，中國纔不會有一部像樣作品。」這話是我說的。無名作家的作品不登，許多刊物的稿子只教幾個有名作家包辦着，固然，老作家們因了經驗足，寫作的技巧熟，題材也易於找，創作固較易，但他們究許也只有一個腦子，究許也只有一雙手——聽說外國的作家是有僱着抄手的，由作家口講，抄手抄錄，但中

國像還是沒有見，通常都是由作家自己抄寫的——任他們想，任他們寫，一個人總無論如何難以應付許多地方的稿約的。但是事實上，現在真有一個作家在同時間爲幾個刊物寫着多量的稿子的。在這樣的情景中，健全的無疵的文章又那裏能夠產生呢？無疑的，粗製濫造勉強作成的毫無內容的東西是到處充塞着了。我們知道：著作一篇文章，不管你所取的題材怎樣，在佈局和造句上，均需要有一定的時間的構配的，不然，便怎樣也寫不到全善的無疵的程度；但中國的老作家們，却正在如是的环境裏著作他們的文章，那，怎能有真正的偉大的作品產生呢？而另一方面，有着多量的餘裕的時間而認真寫成的無名作家的作品，却埋沒着無處發表。這樣，要說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一部可以看看的書，自是必然的事實了。這裏，如我們要謀救這個危局，便先得破除這個不登無名作家的作品的惡例，而讓出一點地位給一班無名作家們作一個磨練的機會，而另

### 自勵

天，老是下着雨，滴滴地怪使人感到討厭似的。尤其是秋雨，使你覺得有種蕭殺之感，而且容易惹起追念過去。我記得，在二年以前，在一個清朗的月亮的夜，我就在這月下懷着寂寞的心，孤獨地徘徊着，望望明月，看看單影，作着各種各樣綺麗的幻想，人倦了，兩腳沉重地載

晨光週刊 自勵

讓一般已有地位的老作家們得有相當的工夫以他們老練的手段去創作，那，真正的偉大的作品纔會出現，瀕危的中國文壇纔會有救。

「大刊物上一定不登無名作家的作品是不確實的，因爲許多刊物上，我們有時會見到許多陌生的名字。」若于反對我以上的說話的人是這樣說。是的，若于刊物上有時我們是會見到幾個陌生的名字，但是：這陌生的名字怎樣會給刊上的呢，真的因了文章好而給編輯看上的嗎？不，不是的，一個朋友是這樣的告訴我：「×刊物上幾個新進作者，都是編者的親戚和朋友，文章的刊上，全是賣交情的，別的幾個陌生名字，却是××等的化名。」所謂新進作家，所謂陌生名字，却是這樣着的，若此，中國的文壇那裏還能長進，那裏還能不糟！

要拯救中國文壇，要想使中國的文壇開出鮮豔的花，這情形是始終不興的。

### 李希實

着疲憊的身軀，拖到床，睡去了。然而這情境，在現在無論如何引不起我再作那樣綺麗的幻夢了。

所謂青春，所謂幸福，他騙去我不知多少的熱情，多少的血淚，使我在煩悶中打發了一大堆悠長的歲月，今天我覺悟了，此後我不再在苦悶中更懷悲哀，青年人是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一一

朝氣的，更有著堅強的毅力與意志的，過去幾年艱難的生活告訴我，一個人不可太弱，不可太老實，否則，要在現實的生活下立足是不行的，保你會失敗，保你站不住地位。但是，倘使受着些微的刺激，遇着小小的打擊，你就灰心，你就消極，甚至你想自殺，那不是青年人應有的本份，更不是青年人應有的態度。我深深地感覺到我們生時的奉辰，遇着這樣艱難惡劣的環境，因為這環境，常常把一個人磨練得更堅強精悍了，我自己就是在這樣環境下拯救出來的一員，而且使我懂得了多量的人生的知識，到如今我更具備着有這副勇氣來對付未來的艱難。

話是這麼說，我覺得新近我所過的生活實在有點蠢，這也許是我的慾望太大，憧憬太多，所以會使我在任何的環境下感到不滿足。我的希望很多，若是希望變成失望，當然感覺到莫名的悵惘與苦痛；僥倖，萬一希望真的達到了，跟着又會感到平凡與乏味。這樣一來，常使我生活蠢

### 湖畔散弦

#### 一、夜景

秋天了。……

月色迷濛地從天邊瀉下來，躺在深蒼浩渺的湖面上；煙波盪漾，像張着巨口的魔嘴，要吞盡整個的空間似地。長堤上的燈光，倒映水底，扭成一支支擺曲着的金蛇。偶

得可怕。記得在××高級中學師範科畢業的那年，並沒有二種念頭想去當教師，總希望再到大學或是專門學校裏去念幾年的書，使自己有點專門的學識，結果，大學拒絕「師範生常年不能直接昇學」，於是帶着失望的心跑到一個古舊的縣城裏去當教師，一當就當了兩年；在今年暑期，拿出一股勇氣，去投考我要進去的學校，好容易給我考上了，不但感不到達到希望的欣慰，只不過是一大堆的惆悵與平淡而已。

話不能再這樣的說下去，我自己只好安慰自己，農村經濟崩潰得這麼厲害，島夷的壓迫這樣尖銳，還有走進專門學校讀書的機會，已是天之驕子了。

時代已需要青年們對於科學的努力了，中華的民族已需要青年們去拯救了，好！我們拿出我們固有的勇氣，好！我們咬緊牙關，來準備作拯救祖國的工作！

### 王林

然，有一片帆影在湖心馱着月色穿過，漸漸沒入遠處的濃黑裏去了。

風薄寒地掠着，越過枝葉繁密的樹叢，發出一陣蘇沙的交響。

走在蜿蜒的煤屑道上，瞧瞧這兒那兒稀落地坐在飛來

椅上的盤踞在假山石上的人們，全不似盛夏那麼殷興匆匆的勁兒了。用手支着頤的，弓下身抱着頭的，衰然地斜靠在椅背上的，默默地樹陰下徘徊着的；看樣子全像沉思着有了莫大的憂慮。

是的，是秋天了呵！秋天，是蕭瑟的氣節呢！

一個穿着白華絲紗長衫的青年伙子匆匆地沿着堤道越過了，守候在堤邊的船老大們，馬上囉囉哆哆的跟上去，一張悲憐的臉：

「先生！到岳墳嗎？三潭印月也好的！四毛錢好了！照顧我們一趟吧！」

那人只不作聲厭煩地搖搖手。船老大們知道這票生意是絕望了，悵喪地，抱住一個失望，退回自己的防線。心裏想：

## 中人行

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一羣羣的男女，擠滿了這個場所；幾乎還塞斷了這場所附近的一條馬路。有的說着，有的站着，有的慢慢的踱着，還有的歎着氣。他們或者她們之所以如此，也無非是等候別人來雇用，使他們的生活能夠解決，並且可以拿點錢回去供養老母、妻子和兒女，或供養翁姑、丈夫和孩兒。

在這個場所的人大概是這樣：男子多是筋強力壯，他

「天一日日地涼了，整日沒有生意，一家人怎麼活呵？」

怎麼活呵？一個人應該是在幼稚園讀書的孩子挽着隻籃兒在自己身邊出現了。

「先生！香瓜子買幾個銅板磕磕吧，散散悶的。」便一連用手掏掏籃裏的香瓜子，抬頭帶着希冀的神采。

我搖頭。遠處有人叫買香瓜子，這孩子便飛快地奔過去了，消失在夜色裏邊。我望着那矮小的身軀出神！想：這麼小的年紀就得擔起生活的負荷了呵！

秋天，真是惹人惆悵的季節呢！

覺得懷鄉病與憂鬱症漸漸在自己心底浮起來了，便拖動軟疲的身軀，跨出了景像陰肅的園門，一步又一步地。

## 麗絲

們有着堅實的手臂，有着青筋畢露的腳腿；女人是誠誠樸樸，也有來得壯健的，有些年青的婦人，解開了衣服的鈕扣，露出胸膛的一半邊那大而堅實的奶，也有相互擠壓着乳比比好壞。她們這種表示，好像是對雇主說：「看吧，我有這樣好的奶，定可以把你的少爺或小姐喂得白白胖胖的。」

他們，無論男人女人，終日都是在這個場所擠來擠去

，有的等了兩三天，有的逗留了六七天；有的希望着今天被人領去，拖着車子，當着聽差；有的希望明天可以替人家燒飯，洗衣，或者喂着少爺小姐。因為有了希望，所以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情緒，就是恐怕明天還要來站在這個地方，自己袋中有的錢差不多已經用光了，怎能再等下去呢？

還有最容易想着的便是：家中白髮的慈母，年青的妻子，幼小的兒女；家中年已花甲的雙親，病中的丈夫，剛生不及兩月的嬰兒——啊！也許媽媽喂他糕餅不吃，還要呱呱的哭泣着吧！

唉，這一羣的男女，無形中被巨魔吞噬了他們的血肉，形容憔悴，肌肉消蝕，肥胖的身體變成了瘦弱的不健壯的，紅潤的臉孔變成了青黃的；這一羣人都是被幸福園裏驅逐出境的。在他們的生活之中，本來沒有多大的希望，然而就是這些微的希望也不容易得着喇！噫呀，世界上這

### 梁 山 伯 廟 遊 記

距鄆西二十里之遙，有梁山伯廟焉。梁山伯不知始於何時，考其遺跡，似曾令於鄆邑，有功德於民者。獨祝英臺之事未詳；而稗官野史，演為俚歌戲曲，流傳於民間者，雖婦孺亦皆知之。以故八月中間，而村墟里媪，紅男綠女，相率而禮神者，旬旬於道，匝月靡已。俗有「梁山伯

樣可憐的人正多着！

但是，我們一聲不響的站在這一羣人中，還可以聽着許多有趣的事情；這是在他們沒有人來的時候，便互相的談起來，在他們憂傷中表示出來一點快樂。

這一羣人雖然是常常怨恨他們的主人，然而心中不免有着共同的希望：明天不再到此地，明天有新的主人，優厚的工價，同時怎樣去安慰着家中渴望着的人們！

但是我們還得知道，在他們不時以雙眼望着來往的人們，有的人們也用眼向這場所掃射，若有中意的，經一度交談就領走了。就這樣天天有人領去，不過總是不能領去一個精光。因為這裏被人領去，那裏就被人趕出來了，總是如此循環着，但也有是新從鄉間來的。

究竟這兒所謂的場所，是一個什麼地方？原來就是我們一注意便可看到的中人行。（却酬）

### 姜 樹 敏

廟走一遭，夫妻同到老」一語，噫！迷信之中於人心可畏也哉！

余耳其名久矣，思欲一遊而未得其間，中秋後二日，應友人之約，買權僱行，至則廟宇寬敞，貨攤雜陳，廟分前後二殿，梁山伯神像在前殿之左首，人聲嘈雜，婦女擁

擠，求籤問卜之聲盈於耳，香燭薰蒸之氣迷於目；余從人叢中略瞻神像，梁山伯夫婦並坐，神采赫奕，衣履楚楚，流覽片刻，挽友人入後殿，樓上有寢室一間，凡服御之物，妝奩之器畢具；欲入室參觀者，須出銅元幾枚，方許入內，廟祝之斂財誘人可慨也！

廟右爲九龍小學，校舍頗整潔，其基金皆出自香火錢所供給，際此農村破產，商業凋敝之秋，施主酬願者少衰焉。其左有一園，中設一亭，爲遊人憩息之所，四圍松柏

## 上學

晨光微微地從窗的格子裏溜進來，澹澹的而且青灰色的，染上室內的桌、椅、床和一隻埋伏着的花貓，又染上我的頭。

「媽！什麼時候啦！不會吃過早飯嗎？」

母親醒了，睜開了她朦朧的眼。

「時候還早得很嚕！寶，你睡着罷！」

我重新閉起了眼睛，想睡着，但是我可不耐煩地藏在被窩裏。晨光不住地在晃。

「我不能再睡了，媽！上學的時候到呀！」

「還沒有的。街上冷靜得很，他們都在床上睡着呢！

你也睡着吧！」

「我可以再睡嗎？」我仰起頭望着媽。

蒼翠，輪困盤曲，皆數百年物。亭之前，祀英臺之墓址猶存，上有石碑刻「祝英臺義塚」五字，其必後人附會而成，未足信也。

園之外，姚江環繞如帶，橋帆往來不絕，極目縱眺，洵足以豁人心胸，擴人眼界，其餘一切迷信之事，均置之一笑而已。

遊畢返棹，抵寓後，明月已冉冉東升矣。

## 黃佩琦

母親從衣箱裏檢出我的新衣、新鞋、新襪，又有新的書包，完整整地給我穿好，我背了書包，到客廳裏，父親笑迷迷地說：

「書包放了吧！早飯還沒有吃過哩！」

「不要緊，背着也可吃飯的。」我一面望着父親吐出了繚繞的煙絲，不住地上昇，一面戀戀地放了書包說。

「我們家裏是沒有讀書人的，你要用功的去讀，去問先生，在學堂裏不要吵，到家裏就沒有有人來教你的，牢牢記住。」父親命令式的說了這一大套話。

到了校裏。

小學的門牌上畫着很大的字，裏面豎立着一座古老的石板砌成的大司馬牌坊，進得門去，二旁的籬笆上倒掛着





在西溪新橋——留下本地人叫作「洋橋」的——下船，一老一少的船娘，使着槳和櫓把我們載着，順流而下。九月，「已涼天氣未寒時」，可是水風拂拂的吹進船來，倒也微有寒意。

我和叔水，全沒開口，這樣默默的躺在船艙裏，叫那槳槽打着溪水，潑刺、潑刺的響，一划一划的前進。

月亮還沒有出山，行行檢柳籠罩在朦朧的夜色裏，景緻非常的幽美！

出柵橋，柏家橋——在一個叫作周家村地方，船又由東而折入北去，東方已透出一輪清瑩光潔的明月，斜照過來，那個坐在船頭划槳的年輕船娘，額角，髮尖，肩頭和那手，那槳的柄上，都塗上薄薄一層銀色，要是不動，真如一個很好的美術造像。是的，牠經過這月色的美化了以後，更是年輕，更是美麗！

「三五人家四五樹，一重橋影一重波」。秋月下的西溪景色，令人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全是汶港，全是堤岸，遠山像長蛇一樣的起伏着。

那是黃橙，那是紅柿，那是紫菱角——

岸上，還亮着疏疏落落的燈火，「臨水人家半掩扉」，他們和她們爲了生活正在辛勤的做着夜工。偶爾，也聽得一二聲雞鳴犬吠，在此，容易聯想到「桃花源記」。

船轉了幾個彎，到了，在秋雪菴歷代詞人祠前面的石

河埠，停着。我扶叔水上岸，叫船搖到庵後去。

「我們不要進去。」叔水停足在彈子樓下。

「好」我自然是順着他的意思，說：「我也怕那裏面的和尚的殷勤招待。」

祠前石階，是我們的坐椅。我把下船前買好了的梨子削了，一半一人分着吃。

這時候，靜悄悄的萬籟無聲，祇有我和叔水兩個人。

蘆花是頭白了，遠遠近近都是。迎着微風，晃晃搖搖像在和我們點頭。

叔水是小孩子脾氣，眼見這樣好的景物，快活得拍手拍腳起來。從口袋裏摸出口琴，吹着「鳳求凰」；我和着琴韻，唱：

「——花兒正好；

月兒正圓；

人兒正嫻；

意兒正綿；

啊！

多情的人兒啊——」

叔水吹到這裏，突然把口琴停止不吹下去，問我：「誰是你「多情的人兒」？告訴我。」

「是你，」我摟着叔水的脖子故意這樣開玩笑似的說

：「除了你，還有那一個是我的「多情的人兒」呢？」

哈哈——

兩個人的笑聲，把裏面的老和尚驚動了，打開門來問訊。我忙把頭轉過去，因為是認識的，見了面又怕多惹麻煩。叔水忙催着我過去一同下船。「去，去，」要把船划進兼葭深處去。「我們『遠而避之』可也。」叔水掉着手，真是個好孩子，活潑，天真，頑皮得又不叫人討厭！

蘆花在船背上掃着，沙沙作聲。

「把這可惡的船蓬去掉牠。」叔水大聲命令那個後稍的船娘。

蓬一去，果然感到四圍空明，夜涼似水，月兒直照進艙中，水銀一樣洒滿我們的身上，別有一番滋味！

船從蘆葦空隙裏划了進去。這時候，蘆花的芒映着皎潔的月色，白，白，全都是白；當看第一眼的時候，還分得清，那是蘆花的芒，那是明月的光，可是等到再看一眼，似乎是模糊了，不容易分辨出來；看到後來，簡直茫茫一片，沒有蘆花的芒，沒有明月的光，白，白，全都是白的了。

「明月蘆花秋一船，」叔水說：「可惜我不是詩人；不然，當這佳景在前，來這麼四句，多好！」

「你也是詩人，因為你已有『詩意』。所謂詩人，決不是一定要會吟平平仄仄或是寫幾句什麼了，什麼啊，短行的，我以為。」

「又在罵人！你。」叔水似乎伸手想打我。我忙說：「不，我說的是『由衷之言』。」我把叔水的手接着了，緊緊的握着。

於是沉默着，聽蘆花和明月絮絮細語。

好久，叔水忽然感慨的說：「前人詩句，『千頃兼葭十里洲，溪居宜月更宜秋！』這裏真是神仙境地。可能的話，我想打算學隱士在此過一生吧！」

「不，」我說：「你不是常說『國難方殷，外侮正亟，我們還有許多應該做的事業擺在前面』嗎？怎麼——」

叔水笑了。「那麼我和你立刻把船回轉，上前線去殺了敵人再來作『西溪主人』如何？」

「好！」

我和叔水又是四只手，一雙雙的握得緊緊的，在艙裏。月光照着我們，槳櫓劃着溪水，「波分千片玉，光碎幾層冰！」便這樣的回留下。

睡已午夜一點多了。

○ ○ ○ ○ ○

希望把你的近况告訴我。祝

健！

× ×

十月廿六日晨·杭州。

# 投 稿 規 約

- (一) 本刊不僅為同人等之論壇，並願公開為全體讀者服務。如承惠賜文稿，極表歡迎。
- (二) 本刊計分社評，論著，青年園地，文苑等欄。除社評由本社同人執筆外；其餘各欄，凡關於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社會各種實際問題之研究與批評，或中國革命問題，青年問題之討論，以及其他學術思想之介紹，簡短精悍之遊記，雜感，書報介紹，地方通訊暨文藝創作，小品文等，一律歡迎投稿。
- (三) 本刊所載文字，以簡短切實為主，凡過分冗長空泛之文字，一律刪愛。
- (四) 投寄稿件，須附原文，以資核對，如原文不便寄遞，須將原書名稱及出版處告知，稿末並須書明原書卷頁。
- (五) 來稿不拘文言白話，惟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稿紙最好每頁五百字。
- (六) 來稿經揭載後，請致薄酬如下：(一) 計字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五元，(二) 計篇每篇酬金一元至十元。
- (七)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 來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唯在萬字以上者，如不採用，得由「編輯室信箱」通知領回。
- (九) 來稿須書明真實姓名住址，並於稿末簽名蓋章，發表時以署真實姓名為原則。
- (十) 來稿請逕寄本社編輯部，以免誤遞。

## 歡迎定閱

| 期數    | 定價     | 郵費     |
|-------|--------|--------|
| 每週一期  | 零售每期三分 | 市內不收   |
| 全年五十期 | 全年一元二角 | 國內全年三角 |
|       |        | 國外全年一元 |

# 晨光週刊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出版

編輯者 晨 光 社

總代售處 杭州正中書局

地址：杭州官巷口新民路三三三號

電話：第三四一七號

本社社址 杭州正中書局

地址：杭州彌敦坊石貫子巷

印刷者 青白印刷局

電話：第三六三四號

## 招登廣告

| 等第 | 位數       | 全面價目 | 半面價目 | 四分之一 |
|----|----------|------|------|------|
| 特等 | 封底外頁拾    | 元陸   | 元四   | 元    |
| 甲等 | 封面裏頁及對面捌 | 元伍   | 元三   | 元    |
| 乙等 | 正文前後陸    | 元肆   | 元二   | 元    |

- 注意
- (1)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 (2) 如用廣告圖畫，銅板鉛板工料費另加。
  - (3) 長期廣告者，可特別優待，訂期一月以上者，第一期概行送登。
  - (4) 惠登廣告，請向杭州新民路三三三號杭州正中書局接洽。

# 杭州正中書局

地址 電話

官巷口新民路三七三號  
三四一七號

## △大學叢書

吳頌皋主編  
 變態心理學 蕭孝嶸著平裝本一元五角  
 現代人口問題 柯象峯著平裝本二元四角  
 最近世界政治史 袁道豐著平裝本二元

## △文藝叢書

王平陵主編  
 期待 王平陵著四角半  
 毋寧死 方於譯六角  
 恨世者 趙少侯譯三角  
 波蘭的故事 鍾憲民譯六角半  
 偏見集 梁實秋著六角  
 王柏齡主編  
 △軍事學 鄒陸夫譯一角五分  
 山地行軍 何乃民譯六角  
 汽油發動機構造綱要 鄒陸夫譯三角五分  
 德式機關槍對空瞄準具 鄒鐵民譯一元二角  
 使用法 彭萊父譯七角  
 積極防空 史無弓譯五角五分  
 戰鬥綱要表解  
 世界軍備  
 △一般參考書  
 兒童音樂故事 胡懷琛 一角  
 宋壽昌 一角  
 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 胡懷琛著四角

## 國學入門

蔣梅笙著九角  
 朱智賢著一元四角

## 教育研究法

殷震夏著一元

## 中國土地新方案

姚定塵著一元

## 英國與其殖民地

陳樂橋譯八角

##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薩孟武著六角

##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陳立夫著四角

## 唯生論新聞紙

王開基譯九角

## 與國英雄加富爾

薛品源譯八角

## 最近政治思想史

陳友琴著四角五分

## 川遊漫記

梅心如著一元六角

## 西康

許桂馨著

## 東北地理

陳澤風著四角

## 風箏

梁鎰立等四角五分

## △外交叢書

梁鎰立等四角五分

## 最近國際法上幾個重要問題

凌統聲等三角五分

## 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

周鯁生等五角

##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袁道豐等四角

## 軍縮戰債賠款三大問題

周子亞編三角

## 現代外交家傳記

周子亞編三角